



书坊周刊·书香

许开祯： 面对现实乱象， 作家要率先发声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

▲ 许开祯近照

许开祯不认同自己是官场小说作家，因为作家就是作家，不受题材约束；许开祯写传统、写诗歌还写散文，因为作家也不应受文本形式的约束；许开祯说作家的写作离不开故土，因为乡愁是灵魂的根，是精神的占领地。近两年，许开祯以每年多部小说的速度进行写作，不久前他又拿出了转型之作《独立团》。许开祯称自己正处在写作生涯的井喷期，无法停笔。

作者简介

许开祯，著名作家，经历丰富，却于事业顶峰时辞去公职，进寺院修行一年。2002年开始专业创作，已出版《打黑》、《政法书记》、《人大代表》、《墮落门》、《省委班子》、《拿下》、《跑动》等多部小说。



《独立团》
许开祯 著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2012年9月出版

编辑 曲鹏

>> 《独立团》也是乡愁写作的一部分

齐鲁晚报：怎么会想到写《独立团》这样一部抗战题材的小说？

许开祯：我以前写过军事小说，《独立团》构思得很早了，是我对中华民族抗战史的思考。抗日题材小说尽管很多，但写抗战史的多，写抗战中将领甚至普通士兵内心世界的作品较少。这部小说我是从人性的深度与广度去探讨抗日大背景下，作为一名中国

军人，他们经受的各种考验。既有面对外敌入侵的愤慨，更有内部抵抗与投降之间的较量，更有亲情与大义之间的博弈。

齐鲁晚报：这部抗战题材小说，也算是乡愁写作的一部分吗？

许开祯：这部小说应该也算是乡愁的一部分吧。因为小说里面的河流、山川，包括米粮城，在

我内心都是特别有象征意味的。包括小说的几位主人公，在取名过程中都倾注了我不少感情。在作家心里，故乡有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村，不是某一座具体的山，故乡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情结，一种思绪，是灵魂的根、精神的占领地。这种情感在具体释放也就是在具体写作过程中，是可以嫁接到任何一片土地上的。

>> 官场小说没有得到公平评判

齐鲁晚报：最近您的两本新书《菜子黄了》和《独立团》都不是官场小说。过去写了这么多部官场题材的小说，觉得自己写尽兴了吗？

许开祯：我的创作基本分两块，一块是传统写作，不管是乡土还是军事，基本坚持的是传统写作。而官场小说是我奋力干预现实、叩问现实的一个渠道。作家应该对复杂多变的现实做出基本的判断，面对现实乱象，作家更不该沉默，而是要率先发声。

写官场小说，就是表达我的政治理想，表现我对当下社会万象及社会矛盾的看法与观点，帮助读者对现实乱象进行梳理。我不

会放弃官场小说的创作，而且会将官场小说持续写到底。我要做的是，如何让自己的官场小说在批判现实、重构理想的同时，保持足够的文学品质。这是我下一步努力的方向。

齐鲁晚报：官场小说名声不好，读者追捧，主流嗤之以鼻，争议声至今不断。官场小说的根本问题在哪儿？

许开祯：官场小说最大的争议就是文学界不给它应有的位置，主流文学界始终排斥，缺乏对它的公平公正的评判。大家都觉得它“俗”，是对现实的简单描摹。这种说法是欠公允的，而且不利于文学的大繁荣。但是另一

方面，官场小说又广泛受到读者的热爱与追捧。这里一是主流文学界的观念问题，二是文学到底要不要对现实进行最大限度的干预与批判，三是对文学性的理解，可读性在文学性中应占有多大比重。

主流文学界喜欢拿所谓的“纯文学”标准衡量一切，而目前“纯文学”又广受质疑，读者拒绝，市场遇冷，生存形势越来越不妙。不少人就将原因归结到畅销书，归结到“官场小说”。这是当下文学界缺少胸怀的标志。文学界如果不打破这种“圈子”，文学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失去读者。

>> 我的创作很活跃，正处于井喷期

齐鲁晚报：您从18岁开始发表作品，做过多种文学样式的写作尝试，您最想写的是什么？

许开祯：在当下文坛，我是被定义为官场小说作家的。我不大认同这点。我认为作家不能以某种题材来定义，作家就是作家，不受题材的约束，也不受文本形式的约束。

写了这么多，我感觉最得心应手的还是乡土题材，写故乡，写故乡的人和事，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，写人与自然的博弈与斗争还有和谐。军事题材对我来说是

一种全新的挑战，我喜欢这种挑战。战争的天空下，人性会发生诸多变化。亲情、友情，甚至对生命的理解都会发生变化，这些变化才是作家要去研究、去叩问的。

齐鲁晚报：这几年您出书的数量很大，是不是与自己所处的年龄有关系？是到了多出创作成果的阶段了吗？

许开祯：我始终认为，作家成名不能太早，作家必先完成生活积累与生活磨炼。当生活打在作家心灵上的烙印足够深时，作家

才能拿起笔，将生活的沉重写出来。作家的黄金期应该是人到中年后，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变故，感悟了人生必须感悟的一系列苦难与悲欢，作家对生活才能吃透，才能把生活最核心的东西体验出来。作家的创作是有活跃期的，有些作家甚至有井喷期，一个特殊的时期会表现得相当活跃，然后再进入缓冲或平静期。我想这几年我的创作可能正处于这样一个状态。内心总有想表达的东西，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着我，无法停笔。

>> 畅销书写多了会对内心有伤害

齐鲁晚报：您说“爱上写作是一件麻烦的事情”，麻烦源自心灵与肉体感知世界时的矛盾。这种矛盾是作家所必需的写作养分吗？

许开祯：作家常常是分裂的，这种分裂表现在——作家多是活在内心世界里，所思所想有时候完全归依于内心；而这种内心的欲望与渴求往往与现实有太大的差距。作家屈服于内心，而从不屈服于现实。但更多的时候，作家对现实的混

乱与麻木又无能为力。内心的强大与现实中的虚弱是所有作家无法克服的一个痛，正是这痛的存在，才促成了作家写作的动机。作家对所处的现实永远不满意，永远存在内心的抵抗与批判。

齐鲁晚报：那么您自身，会因为写作需要屈服于市场而矛盾不已吗？

许开祯：我希望自己能不为名利去写，专注于内心的表达与

新书秀场

历史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解玺璋 著
《梁启超传》

本书以梁启超的生平经历为纵轴，将梁启超与康有为、袁世凯、孙中山等人的交往横向开展来，以点带面、以人带史，重新评估了梁启超及其思想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；并以宽广的视野和宏大的格局，以梁启超为中心展示了晚清民国大变局中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、彷徨及艰难求索的历程。

科幻



新星出版社
韩松 著
《高铁》

这是一部充满魔幻色彩与现实关怀的反乌托邦小说。利用日本技术制造的高铁列车，行驶中发生不明原因的的重大事故，周原试图探索真相，竟然发现列车为了躲避敌人的攻击而被改造成了一个人工宇宙。周原的后代化身列车探险者，试图找到高铁的秘密，但是，敌人仍如魔影相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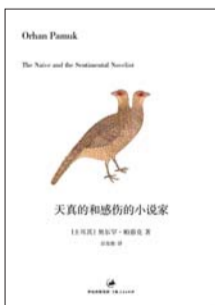
传记



现代出版社
郎国任 著
《我和朗朗30年》

《我和朗朗30年》讲述了朗朗成功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及其奋斗中的坎坷经历，首次披露了“朗爸”郎国任培养朗朗、教育“郎家兵团”的秘诀：尽早发现孩子的天赋，不能浪费孩子的天赋。

随笔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土耳其奥尔罕·帕慕克 著
《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》

2009年，奥尔罕·帕慕克应邀在哈佛大学做了六场演说，即著名的诺顿演说，此书为结集。帕慕克说，在完成《纯真博物馆》之后，他觉得自己在做了三十五年小说家之后，好像回到了原点。他慢慢地心中有了一个他所经历的文学旅程的意象，他觉得是该谈谈的时候了。

情感



中信出版社
丁丁张 著
《人生需要揭穿》

65个故事里的蹩脚文艺青年，分别是旧爱、小三、败犬、极品和脾气怪异的人。他们都为爱情或职场所伤，又都伤过别人。《人生需要揭穿》不是关于解决人生问题的书，也不是苦口良药、逆耳忠言，更像是发生了一些故事之后的自然表达。它不指导谁，谁也不用指导。长大，是最难揭穿的，独属于个人的体验。